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6.019

百年大变局下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现实挑战与中国路径

戴薇薇, 蒋晓东

(长沙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22)

摘要: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资本空间扩张、全球化实践主体力量转换、全球秩序深刻演变、全球规则体系效能衰退推动了全球信任赤字的扩大,信任赤字呈现理性选择信任积累不足、情感选择信任持续弱化、道德选择信任发展曲折等特点,全球信任赤字治理迫在眉睫。然而,西方零和思维、全球意识淡薄、信任机制羸弱、舆论环境恶化等为信任赤字治理带来了挑战。面对挑战,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主张通过积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入拓展信任建设新内涵、推进多边机制的效能与民主化、塑造可信的国家形象等来推进全球信任赤字治理。

关键词:百年大变局;全球信任赤字;治理挑战;中国路径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6-0144-07

信任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密码,“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治理陷入困境,信任赤字成为导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全球性问题的症结所在^②。百年变局下要推动全球治理走向全球善治,亟须重建全球信任关系、破解信任赤字。中国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强调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③。2019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指出全球信任赤字不断扩大的严峻现状,强调信任赤字治理的重要性^④。在全球信任赤字仍有增无减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加快破解全球信任赤字已成为当前应对全球各类风险挑

战的必然之举。

一 百年大变局下全球信任赤字扩大的成因

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交往的扩大带来了世界格局、秩序、体系等各方面的变化,也推动了国际信任样态的改变。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大变局之下全球信任赤字呈扩大趋势,其原因可从四个方面分析。

(一) 资本空间扩张是信任赤字扩大的根本动因

资本的空间扩张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⑤,也加剧了全球信任赤字。一方面,机器大生产为世界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推动力量,分工的

收稿日期:2022-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KS065)

作者简介:戴薇薇(1980—),女,湖南长沙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外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1页。

②任琳:《“四大赤字”冲击全球治理秩序》,《世界知识》2022年第12期。

③《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7日。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1页。另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2020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2022年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等场合也有关于信任问题的表述。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页。

细化使人类社会的交往空间突破了以血缘、地域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空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①。人类交往的空间范围随着资本的无限扩张不断拓展,为全球普遍信任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主导下世界交往空间的异质化特征又使全球信任赤字加剧。随着资本空间化运动的发展,“多数国家和社会集体蒙受损失或被排挤到了边缘”^②,边缘化国家与中心主导国家的矛盾分歧使全球信任趋于恶化。百年大变局下,资本扩张从空间上来看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世界市场扩容能力的有限与资本增殖需求的持续扩大之间的矛盾不仅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冲突,而且推动矛盾在全球范围拓展,进而加速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现象兴起,激化国家之间的摩擦与竞争,全球信任从根本上面临被瓦解的危机。

(二) 全球化实践主体力量转换是信任赤字扩大的关键原因

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同时资产阶级也“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在打破旧有的孤立封闭的社会状态过程中资产阶级成为“这个世界”的开拓者和主导者。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达到了一个新高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大力推行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的全球化,进而在实践过程中实现对全球社会空间的掌控与主导,且主导地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不断得以巩固。然而经济与技术的全球化不仅仅推进了发达国家的发展,而且也促使发展中国家受益于社会分工的国际化,在不断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寻求超越资本逻辑主导下制度与发展模式的新样态。全球化的实践主体在随着力量的更迭发生渐进转变的同时,全球化朝着“再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传统实践主体在力量对比趋于平衡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新兴主体的崛起,进而在行为上采取非包容方式消极处理国家间关系,这直接加速百年大变局下全球信任赤字的扩大。

(三) 全球秩序的深刻演变是信任赤字扩大的外部推力

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发展进程中,全球秩序的演变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随着主导大国、新兴大国之间权力与利益的动态分配,国际格局发生与之相匹配的变化,进而推动国际秩序的调整,为此国际秩序的形成变化需要考虑国际社会利益的分配。在国际体系中,主导大国一般认定其塑造的国际秩序为合法结构而极力维护与巩固,从根本上来说维护传统秩序的实质即在于获取更多的自身利益,如若有国家试图打破这一结构将极易与主导大国产生矛盾冲突。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继续维系着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然而这个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演进过来的国际秩序并不具有“普适性”^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综合实力提升的同时对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诉求也在不断增加,进而迫切要求变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由于国际秩序转型方向并不符合主导大国的秩序安排与国家利益,主导大国往往会因为利益需求和利益获取之间的失衡而采取消极的做法,比如以强硬的方式大力压制新兴大国的崛起,或是以责任推诿的方式放弃大国的全球义务等,消解国际体系中主导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信任合作,以致全球信任赤字在全球秩序的演变中进一步扩大。

(四) 全球规则体系的效能衰退是信任赤字扩大的潜在因素

现代性发展的过程中契约精神成为人类交往准则中的重要基础,契约能够使人际交往从熟人社会扩展到陌生人社会获得理性保障,从而人际间的信任也能超越习俗规制,在制度范围内构建普遍信任。国际政治中,制度规范也起着管约束行为体的作用,亚伦·霍夫曼曾强调,规则的制定是国际行为体之间建立信任最好的策略。尤其在无政府体系下国际制度对行为体之间的信任培育与维系有着重要作用。在国际制度的变迁中,几乎所有重要国际规则制度都体现了主导国家的利益与意愿,而制度信任的程度与体系内不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②赖纳·特茨拉夫:《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吴志成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④张蕴岭,杨光斌,等:《如何认识和理解百年大变局》,《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2期。

同行为体的主导作用息息相关^①。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当今的全球治理体制,西方国家对国际制度的创设有着深刻的影响,由此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制度信任长期存在不对称性。百年大变局下,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崛起及西方国家对秩序主导能力的下降,使制度内权力分配出现下沉和分散的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全球规则制度的整合,使本身就具有碎片化特征的国际机制更趋于松散,极大抑制了制度效能的最大化发挥,使全球信任在制度性权力变化过程中受到负面影响。

二 百年大变局下全球信任赤字扩大的表现

从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可知,理性选择与情感选择是解释国家间信任构建的两个重要维度,同时依据大变局下国际关系民主化呼声及各国对人类社会共同进步诉求渐涨的时代特征,道德选择也可作为“信任赤字”特征分析的另一重要维度。据此,我们将从理性、情感、道德三个方面对全球信任赤字扩大的主要表现进行分析。

(一) 理性选择信任积累不足

从理性视角选择信任实质上是将信任工具化,也就是说,仅限于计算获得最大化收益的基础上选择是否建立信任关系。国际政治中,理性维度下的信任主要基于国际行为体对利益、权力、安全的追求,信任行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国际社会利益、权力等方面的分配。由于分配的调整变化,这种选择视角很大程度限制了国际社会整体信任水平的提升。

百年大变局下,国家间的理性信任发展受挫明显,全球信任链趋于断裂,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利益信任整体下滑。随着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不断深化,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分配发生新的变化,传统大国原有利益份额在经济全球化深入背景下被削减,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利益大蛋糕中的份额比重不断增加。全球利益的重新分配使传统大国的收益优势明显下降,从

而基于逐利目的选择的信任关系呈下滑状态。二是权力信任趋于不稳定。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结构性权力的主导力量和主导国家加速变迁^②。主导大国在经济增长疲软、政治制度失灵等因素影响下权力分配呈下滑趋势,权力的变迁牵引权力体之间的信任关系产生动态变化,导致权力信任趋向于不稳定态势。三是制度信任内生动力不足。大变局加速演进下全球性公共新议题不断出现,更迭迟缓的国际制度在面对新议题时表现出应对乏力的态势,同时随着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回潮,制度又因无力应对国际社会的矛盾分歧而陷入效能困境,由此制度信任的内生性动力明显不足。

(二) 情感选择信任持续弱化

在国际政治中,任何对国际关系中的信任问题研究,若缺少对情绪、情感的分析都是不完整的^③。情感信任有助于行为体准确解读他国的良性战略意图,也有助于推动理性信任的提升^④。基于理性思维下信任生成的局限性,国家间信任的深化必须重视情感因素的重要作用。影响情感信任的因素大致有两种:一是理性信任的存量。当双方理性信任存量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促进国家间积极情感的生成,从而形成较为坚韧的情感信任。二是客观同质性程度。同质性是集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⑤。国家历史传统、文化习俗、价值观等客观因素的相似度较高有助于减少利己身份的形成,增进各方共同认知,进而加强情感联系与信任。

受理性信任存量和同质性程度的影响,百年大变局下情感信任持续弱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发达国家情感信任持续下降。随着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走向均衡,西方发达国家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主导权遭到削弱,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发达国家既延续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排斥性认知,又加速减少了理性信任的存量,以致其负面情绪激增,继而持续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情感信任。其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情感信任继续被削弱。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发展

①尹继武:《国际信任的起源:一项类型学的比较分析》,《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3期。

②刘斌,刘颖:《全球结构性权力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外交评论》2022年第4期。

③Torsten Michel. "Time to Get Emotional: Phronetic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3, 19(4): 869-890.

④陈丽颖:《情感性信任:国家间互信关系中的深度形式》,《学海》2017年第6期。

⑤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2页。

中国家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其边缘化身份使其与发达国家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疏离感,双方亲密程度不够,彼此的积极情感原本就十分有限。大变局下,西方大国继续以零和思维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强权遏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以消极态度认知对待他国意图,诸多行径不断消解国家之间的情感,以致双方情感不信任扩大。

(三) 道德选择信任发展曲折

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道德是人际交往过程中必须具备的品质,如果仅从利益或个体情感的层面展开互动交往,那么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期盼难以实现。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有德性的人做出合乎德性的行为才能获得幸福^①。同样,信任的建设也需要主体双方德性品质作为支撑^②。美国学者埃里克·尤斯拉纳就认为,在信任建立过程中平等、民主等道德内容相较于经济收益等理性因素更具有重要性^③。

在国际政治中,道德一直是备受关注的叙事话题。传统的全球话语叙事中,国际道德被附加上利益和权力的色彩,是体系领导国维系自身地位和国际秩序的适当行为^④,基于此构建的国家间信任关系服务于西方中心主义,极具狭隘性。随着各国力量的此消彼长及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发展,西方思维下的道德信任被要求化解其中所包含的潜在性霸权主义和利益主义,构建一种不同于西方话语叙事中的道德信任。这种道德信任是以人类共同发展为目的,从合乎正义的要求出发,建立以共产主义道德为基础的国家间信任关系,凸显信任的“正当性”。非西方话语叙事主导的道德选择信任不仅符合各国共同发展的普遍期待,而且是全球深入发展下信任建设的应然之举。然而,大变局下利益与权力的客观性转移,使西方国家在急切维护原有全球秩序的同时,会将背离西方话语叙事逻辑的主张与实践都看作是消极的“修正主义”^⑤,进而对不符合其道德认知的信任关系采取施压等强制性手段,阻碍非西方叙事话语下道德信任关系的形成。由此可见,公平正义

且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道德信任发展正面临着挑战与风险。

三 百年大变局下全球信任赤字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

百年大变局下国际社会信任赤字扩大,全球信任赤字治理亟待提上日程。然而,当今世界零和思维、全球意识缺乏、国际制度体系弱化、国际舆论环境恶化,使全球信任赤字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

(一) 全球信任赤字治理面临西方零和思维的困扰

零和思维是博弈论下的对抗性思维方式,它根源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强调的是事物之间的非此即彼性和排他性,主张非赢即输的观点。作为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主导思维,零和思维对人类社会的关系交往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国际社会中,零和思维极易导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强权政治泛滥丛生,加剧全球的不稳定性。

当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加速崛起,西方的传统优势遭遇新兴力量的相对“侵蚀”,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国际社会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利益至上主义等现象的回潮,使现实主义取代自由主义的趋势日益明显^⑥。西方国家更加倾向于以零和思维来审视国家间关系、解决国际争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全球信任赤字的日益严重,其根本原因亦离不开零和思维的作祟。西方的自利特性阻碍了全球信任的生成,也使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受到限制^⑦。为应对全球信任赤字,各国亟须摒弃对立思维、零和思维,立足于共同发展的角度合作共商信任建设的新方案。

(二) 全球信任赤字治理面临全球意识淡薄的挑战

全球意识,是自觉将存在于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体视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

①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页。

②王青原:《信任的伦理性格》,《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5期。

③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张敦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237页。

④William C. Wohlforth. "Moral Authority and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ood States and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Status Seeki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8, 44(3): 526-546.

⑤赵银亮:《转型与重构:国际关系话语叙事的逻辑悖论及超越》,《学术界》2022年第5期。

⑥徐步,唐永胜,傅梦孜,等:《全球安全倡议的重大理论意义与实施路径笔谈》,《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4期。

⑦吴志成,李佳轩:《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中国视角》,《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6期。

化复合体的意识^①。在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的现状之下,强化全球意识是国际行为体共同应对全球问题的必然要求。

当前,国际社会全球意识淡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自觉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性行为为缺失。虽然当前各国对共同合作应对全球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在全球实践上仍受制于思维定势或理性计算,主动担当意愿不高。比如,西方国家一方面受国内治理问题的掣肘,另一方面考虑世界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费用,采取单边主义行为或极端民族主义行为,不愿再承担更多的全球公共责任。二是国家包容性行为的缺乏。包容意味着能够融合不同行为体的各自观念和实践,旨在推进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及实现全球的有效治理。全球化发展要求不同发展程度、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的国家能够寻找最大公约数,实现共同发展。然而少数国家在外交政策、全球治理上采取非包容性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全球意识缺乏的外溢表现。全球意识淡薄,使国家共同解决公地悲剧问题的意识与能力被相应削弱,进而合力破解信任赤字的共识难以达成。

(三)全球信任赤字治理面临信任机制羸弱的限制

信任机制是以增进区域内、领域内国家友好关系、实现国家共同利益为目的的机制。从现有的信任机制来看,其涉及范围覆盖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及地区的安全稳定。然而,当前信任机制也存在自身局限性,其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与供给不足问题限制了全球信任赤字治理。

一是信任机制内部存在制度性权力分配不均问题。在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过程中,西方国家依旧掌控主导性话语权和决策权,将个体利益强化表现在国际制度的设置与安排上,导致国际机制中制度性权力的分配不均衡凸显。鉴于合理性、互惠性的缺乏,在现行机制框架下形成的信任关系存在不对称的特点,不对称信任关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间信任的生成,扩大了彼此疏离感,为信任赤字治理带来困难。二是信任机制供给与新疆域治理需求不匹配。全球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疆域问题,但现有国际机制在新疆域治

理上存在话语缺失的现象,且信任机制的供给速度滞后于新疆域的开发与拓展,这使得各国在全球新疆域治理中的互信合作缺乏有效保障。

(四)全球信任赤字治理面临舆论环境恶化的困难

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为全球信任赤字治理带来困难。一方面,西方权力导向下国际舆论环境长期表现出不平衡态势,话语霸权现象表现突出。话语霸权与西方强权政治、利己主义息息相关,是国家通过媒介传播将政治利益扩大化,达到煽动负面情绪目的的行为。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主导国际话语权,在全球权力结构失衡背景下意图通过制造舆论或歪曲客观事实等行为引导舆论方向,极易激化国家间矛盾。另一方面,部分西方媒体因持有意识形态偏见,借助其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主导优势,试图以不实报道影响受众者的认知。比如,疫情期间中国遭遇舆论冲击,少数国家企图通过对中国的污名化报道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诸如此类利用国际舆论挑起国家间敌对情绪的行为,很大程度消解了彼此的积极情感,阻碍了国家间沟通交流与合作,为共同治理信任赤字带来挑战。

四 百年大变局下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中国路径

中国是大变局中的革命性变量,也是当前国际社会最稳定的不变量^②。面对百年大变局下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困境,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主张秉持责任意识,充分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推动全球信任赤字治理。

(一)积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信任建设新方向

要推动信任赤字治理朝着稳定良好的方向发展,首先需要有人类共同认知的价值观作为引导。传统信任模式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下根据西方价值观形塑而成的,这种信任模式以资本逻辑为根本、以霸权价值逻辑为核心,是典型的理性选择信任。由于利益是信任构建的出发点和目的,所以传统信任模式极具脆弱性和非普适性。

基于传统信任模式的弊端,破解全球信任赤

^①宇文利:《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当代中国人的全球意识培育》,《学术论坛》2018年第2期。

^②陈明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辩证逻辑》,《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6期。

字需要寻求超越西方“普世价值”的价值观,在其引领下构建一种倾向于以道义、情感积淀为基础的信任关系。虽然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政治模式、文化形态、历史传统等各有差异,但我们不能否认人类具有跨越时空、跨越国家的共同情感认同、道德规范、价值共识等。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①,这一提法实际上是对思维定势、意识形态与文化形态的超越,通过呼吁共同价值唤起人类基本的、共通的情感。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引导之下,各国、各民族人民能够在社会交往中确立集体身份认同,即“共同体”身份认同,并以此紧跟全球化发展趋势推动全球意识的培育,在全球交往实践中超越利己主义的藩篱,以普适的道德信任消解传统工具理性信任的限制,构建新型的信任关系。

(二) 深入拓展信任建设新内涵,重塑全球信任新样态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道德作为人们选择行为方式的标准之一,具有社会调节功能。在国际政治中,有学者予以道德极大的信任,认为它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领导人和公众评估国际威胁的基础^②。随着百年大变局的演进,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对道德、道义的诉求日益增强,以纯粹利益理性或亲缘情感为核心形成的联结关系面临着脆弱、断裂的困境,这就亟待符合各国共同发展需求的道德因素参与信任关系的构建,以形成社会关系网络的“强联结”。

正确义利观是中国提出的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行为准则,它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的共产主义道德为价值基础,摒弃了西方逐利为目的的零和思维、冷战思维,为和谐各国之间的关系、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助力作用。在百年大变局背景下,将正确义利观融入信任建设内蕴中,不仅从道德的角度化解了传统信任模式的内在局限性,深入拓展了信任建设的内涵,而且为传统信任关系向新型信任关系的转化提供了可能性。以道德为基调深入拓展信任建设新内涵,为全球信任关系的塑造提供了新的选择,也符合国际社会

对信任建设的新期盼。

(三) 推进多边机制的效能与民主化,提供信任维系的长期保障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多边机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自身亦存在体系边缘化、效力弱化等特点^③。基于多边机制对信任治理的现实困顿,推进机制优化迫在眉睫。

首先,维护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治理体系。中国多次强调应当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④。同时在实际行动中,中国也推动提升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积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平台。比如面对世界疫情,中国对其他国家抗疫物资的援助以及促进疫后经济复苏的行动等,展现了大国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维护与建设。其次,推动多边机制的民主化发展。平等正义的规则、合理的国际机制是协调国家之间关系、推动信任走出固有模式的保障。在“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倡导之下,中国不仅积极担负大国责任,而且在实践中不断推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机制中的份额、国际事务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等。最后,提升多边信任机制的有效性。在平等参与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确保国家间有效沟通的制度建设,并根据新的全球议题增设、完善制度体系,为积极信任提供有效的服务功能。

(四) 塑造可信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信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⑤“可信的中国形象”,需要通过负责任行为的落实及对中国具体实践实事求是地反映,塑造、展现中国的重信誉守承诺的形象。实质上,就是向信任对象国输出可被信任的信号。塑造可信形象是提升国家信任力的必要条件,它可以通过培育国家良好信誉和有利舆论环境来实现。

良好的信誉是获取对象国信任的前提条件之一。有高度信誉度的国家因为能够用实际行动兑现承诺,所以其发出的善意信号更具可信性,从而

①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②Rathbun Brian C., Pomeroy Caleb See. “No Evil, Speak No Evil? Morality,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22, 76(3): 656-689.

③秦亚青:《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141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62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17页。

容易被其他国家所信任^①。中国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不仅从言语上向国际社会表达善意,而且秉持道义原则展开实际行动。如中国积极兑现向国际社会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援助的承诺,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21亿剂新冠疫苗,这些援助获得了国际社会广泛好评。

对外传播是塑造可信形象与提升可信度的重要方面。提升对外传播的积极效力,一方面应充分提高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引导力。当前国际舆论纷繁复杂,主流媒体需要主动增强对外叙事能力,讲好中国故事,敢于开展舆论斗争,为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提供助力。另一方面,各国主流媒体应加强合作交流。由于国际社会信息碎片化现象严重影响了国家之间的认知,国家需要从多种信息中辨析抽取准确的部分,所以中国应当呼吁并推动主流媒体之间展开公开对话,通过搭建交流平台整合沟通信息,对外传递积极信号,破除惯性思维对国际关系的舆论主导。

结语

百年大变局下,中国推动各国共同参与信任赤字治理的过程中,还需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信任对象的具体化。构建国家之间信任关系时,既要尊重他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差异等,也要具体考虑各国当前的国内实际、战略决策、外交方略等,以保证构建方案的可行性。二是治理过程的统筹化。在治理过程中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此基础上推动国家间的信任建设、引领全球信任治理,为国内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三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球治理变革的引领者,应加快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化解国内信任危机,以推动全球信任赤字的有效治理。当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②。世界各国共同寻求信任治理之道,携手破解信任赤字,将为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铺垫基石。

The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China's Path of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Trust Deficit in the Midst of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ot Been Seen in a Century

DAI Wei-wei & JIANG Xiao-do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22, China)

Abstract: Trust is the best bon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midst of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ot been seen in a century,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capita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wer of the main body of globalization practice, the profound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order, and the decline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lobal rule system have promoted the expansion of the global trust deficit. The expanding trust deficit is characterized by insufficient accumulation of rational trust, continuous weakening of emotional trust, and tortuous development of moral trust. So addressing the global trust deficit is urgent. However, Western zero-sum mentality, weak global consciousness, weak trust mechanisms and deteriorating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have brought challenges to the governance of trust deficit. In the face of these challenges, China, as an important force promoting global peace and development, should promote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trust deficit by actively advocating the common values of mankind, expanding the new connotation of trust building, promot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democracy of multilateral mechanisms, and shaping a credible national image.

Key words: the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ot been seen in a century; global trust deficit; the governance challenge; China's path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方晓:《大国引导、信任生成与东盟国家对华安全感》,《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

^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7日。